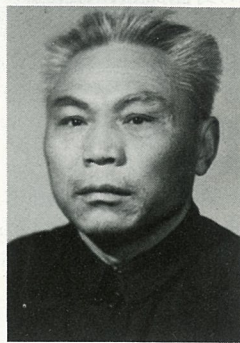


## 試論圖案的節奏與韻律

許隆銀



圖案的節奏與韻律，是圖案的變化統一規律與條理反復原理相結合的重要形式法則。它的特點是使圖案形像和設計要素具有強烈的秩序。希臘哲學家亞里士多德說過：“美就是有秩序的組合”。一曲優美動聽、悅耳流暢的音樂，就是聲音秩序的完美組合。圖案運用節奏韻律法則，能充分體現秩序美，使設計效果富於運動感，優美別緻，頗使人們歡迎。因此，在圖案的構成設計中，節奏韻律法則運用得比較多。

節奏本是音樂術語。韻律本是詩詞術語，“同聲相應為之韻”。詩詞的音韻是指聲音的和諧，韻律在音樂上稱為旋律。古詩詞是要頌唱的，所以詩詞的韻律與音樂的旋律，是一脈相承的。音樂、詩詞的節奏與韻律借用到圖案中來，成為圖案的重要法則，大大豐富了圖案的內容和思想感情的表現力。

為了敘述的方便，先將音樂的節奏、旋律、節拍、和聲等。作一點簡要介紹，再來論述圖案的節奏與韻律問題。

音樂的節奏：用一句概括的話來講，就是相互聯結的音所經時間的秩序。它是音響運動的輕重緩急形成的。也就是將長短相同或不同的樂音（悅耳的音響），按一定的規律組織起來，形成時間或長或短的某種秩序，叫做“節奏”。節奏由節拍體現。

音樂的旋律：用一句概括的話來說，就是一串樂音的安美組合。即樂音依一定高低、長短和強弱關係而組成的音的綫條，並表現一定的內容和思想感情，叫做“旋律”。

音樂的節拍：就是樂譜上的一個小節。在樂曲進行中，強拍弱拍有規律地反復進行，叫做“節拍”。

音樂的和聲：就是樂音按不同頻率比的縱向復合，即同時聽到協調的高低聲和悅耳的音色，叫做“和聲”。

下面引用一段樂曲來說明音樂的節奏、旋律、節拍和它們之間的關係：

旋律： $\underline{1\ 1}\ \underline{\dot{2}\ 3}\ | 5\ 5\ | \underline{\dot{1}\ \dot{2}\ \dot{6}\ \dot{1}}\ | 6\ 5\ | \underline{\dot{1}\ \dot{1}\ \dot{2}\ \dot{1}}\ | \underline{\dot{6}\ \dot{1}\ \dot{6}\ 5}\ |$   
節奏： $\underline{XX\ XX}\ | X\ X\ | \underline{XX\ XX}\ | X\ X\ | \underline{XX\ XX}\ | \underline{XX\ XX}\ |$   
節拍： $\bullet\ \circ\ \bullet\ \circ\ \bullet\ \circ\ \bullet\ \circ\ \bullet\ \circ\ \bullet\ \circ\ \bullet\ \circ\ \bullet\ \circ$   
強 弱 強 弱 強 弱 強 弱 強 弱 強 弱 強 弱

以上介紹可以看出節拍只有每小節的強弱變化，節奏則是每小節的強弱變化中，注入了快慢變化，樂曲的節奏，是樂音與樂音的長短變化、間隔停頓構成的。節奏美是人們普遍的一種審美要求。所以，原始土人的鼓音，只靠聲音的強弱快慢，就能使人手舞足蹈，並具有心情振奮的力量。其原因就在於它具有美的節奏，符合人們節奏美的審美天賦。

上述介紹還可以看出韻律是音樂的靈魂，韻律既有強弱快慢變化，又注入了聲音的高低變化，它是節奏中具有高低強弱、急

促緩慢、輕快昂揚等變化的一組樂音（或和聲）的完美組合。它是一定內容和思想感情在節奏基礎上的個性體現。

節奏與韻律是音樂藝術塑造音樂形像的主要表現手段。節奏與韻律存在於音響運動之中，運動是節奏韻律與存在的條件和形式，沒有運動就沒有節奏和韻律。音樂是時間藝術，它是樂音在時間裡運動的存在形式，即音響在時間裡的長短、高低、停頓和運動變化的有機組合。並且只有人去歌唱和演奏時，才能顯現其效果。

節奏與韻律也是圖案藝術的重要表現形式，圖案是視覺藝術。形像其基本要素，不管抽象還是具象，必有可視形像存在，形像必佔有空間（二次元空間或三次元空間），圖案是形像在空間中的存在形式，圖案的節奏與韻律，是空間形像的運動變化構成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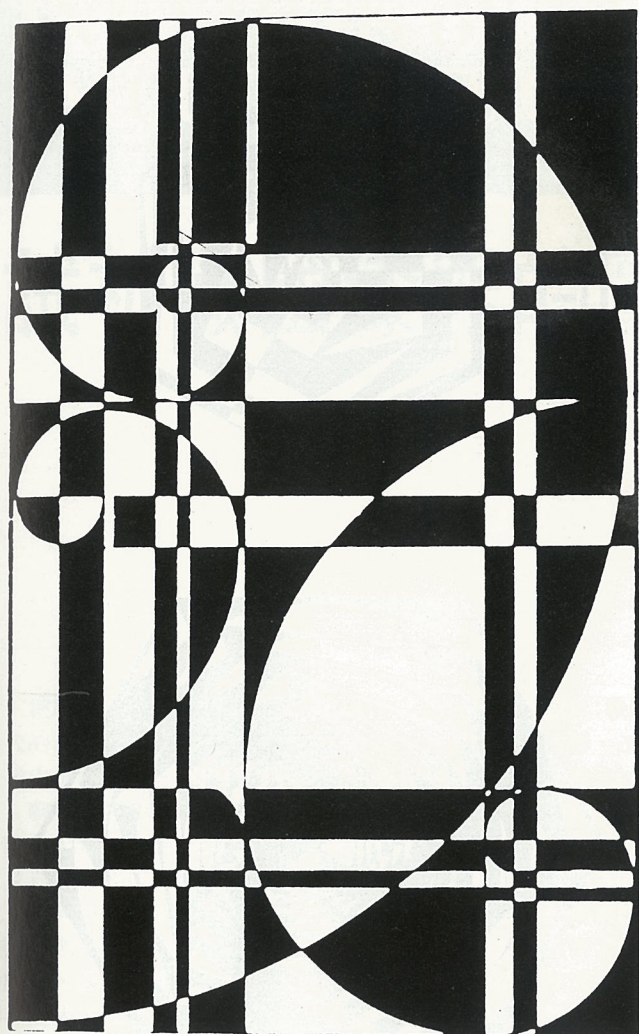
一. 條理反復是構成圖案的節奏與韻律的基礎。

圖案的節奏與韻律，是通過形像及其諸要素的條理與反復來實現的。條理反復既體現着圖案的整齊美，又體現着圖案的秩序美。條理就是有秩序，不紊亂。就是將復雜紛紜的形像和幾何構成中的各種形像要素，經過精心安排，組織成有秩序的基本單元。條理既指圖案基本單元的秩序性，也包含基本單元在反復中的秩序性。反復就是重復，就是具有條理性的基本單元在平面或空間裡的反復出現，即基本單元的反復配置，條理反復的特點，是使圖案的基本單元和整體效果顯現整齊美和秩序美。所以，它是構成節奏與韻律的基礎和條件。

二. 同形反復是圖案節奏的基礎。

反復是條理的主要體現形式，反復可分為兩種，一種是簡單反復，一種是有變化的反復。簡單反復就是簡單基本形的簡單重復，即相同單位或同一基本形單位之間位置的重復變移（圖A）。它是簡單基本形的簡單聯結，和音樂的節拍只有強弱變化一樣，衡量它只有單體或簡單基本形之間的空間距離之差。由於它是單體或基本形的簡單重復，其形狀、大小、色彩、肌理、方向、間隔都完全一樣。當然比較單調，不夠活潑。但它構成了機械性的簡單節奏，顯現出人類的固有天賦——節奏美和整齊美。所以，在裝飾圖案和工業設計中，特別是以統一化、標準化、數碼化形式為表現形態的工業製成品的衆多構件中常被運用。例如履帶式表帶的結構組件，正是利用了機械生產的顯著特徵，使每個單件在簡練而精確的重復中。呈現了單純簡潔的整齊美和節奏美。

有變化的重復，就是在保持簡單重復的整齊統一結構的基礎上，對其它要素如大小、方向、間隔、色彩等施以有秩序的變化，即絕對相同或相似的形象及其要素有規律的反復出現。它和音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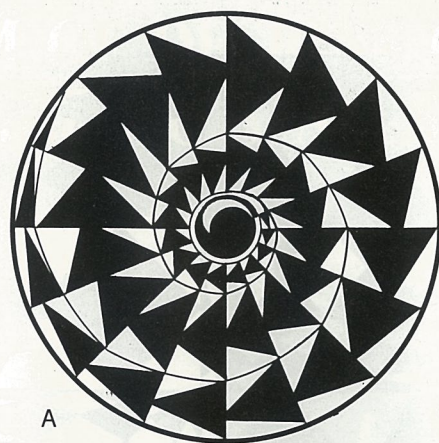
B

具有強弱、快慢的節奏變化一樣，能充分體現圖案的節奏美。正如人們的聽覺不滿足於同一的聲音（即使是悅耳的聲音）和人們的身體不接受紋絲不動的姿態一樣，人們的視覺是不滿足於簡單重複的，而總希望看到有適度變化的重複。因為有變化的重複能完整的表現節奏美，它使基本形在條理反復與連續中，有變化、有呼應、有秩序、有節奏。如圖：B、C、D、E、F，B是基本形大小未變而間隔有適度變化。C是距離未變而基本形大小有變化。D為大小距離同時有變化。E是大小距離的變化中，又注入了方向變化。F為大小間隔未變而色彩有適度變化，有變化的重複，呈現出強烈的節奏美，它符合人們心理上秩序性、完整性的審美要求，頗受人們歡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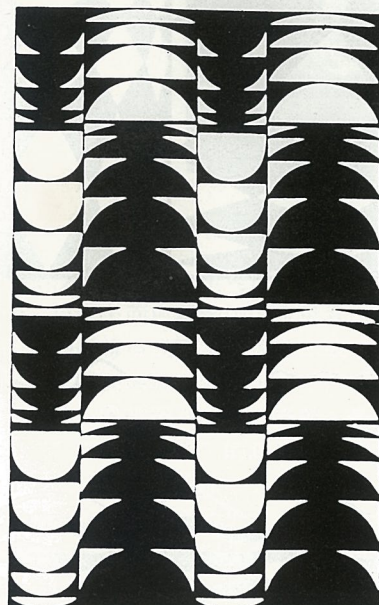
音樂的節奏是音響運動的表現。圖案的節奏則是形像運動的表現，它是通過大小比例、疏密間隔、高低長短、虛實間隙等的反復來實現的。刻意安排的形像反復及其要素的變化。能引起人們的強弱往復、遲緩急促的視覺感受。同形反復是體現節奏美的基本條件，圖案的節奏，實質就是空間形像引導人們的視線在時間上有秩序的運動。所以范明三同志在《形式因素的視覺效應》一文中說：“同形反復在人們視覺上的刺激形成知覺記憶、會造成節奏性美感”，這是圖案中常用同形反復的變化，“以求得韻律節奏美的視覺生理和審美心理的依據之一。二方連續、四方連續的節奏韻律美感。實際就是視覺記憶造成時間知覺和空間知覺在心理上引致的特定感奮”。

三. 圖案的韻律是形象及其要素秩序性的完美組合。

圖案的韻律體現在圖案的節奏之中，和音樂的韻律相似，它



A



B

是一定的內容和思想感情在其節奏中的表現，即在圖案的節奏反復中，賦之以形象及其諸要素的秩序變化，通過綫、形、色的聚散起伏、轉換更替、交錯重疊、明暗冷暖、漸層漸變、迴旋反轉等的縱向復活，以引導觀者視線之有秩序、有起伏、有節奏地移動。產生種種寓意和聯想。從而體現一定的內容和思想感情，給觀者以賞心悅目的優美享受。圖案的韻律是一組形象反映其綫、形、色諸要素的完美組合。它常體現出作者的主觀意象。

四. 節奏與韻律是相輔相成不可分的兩個部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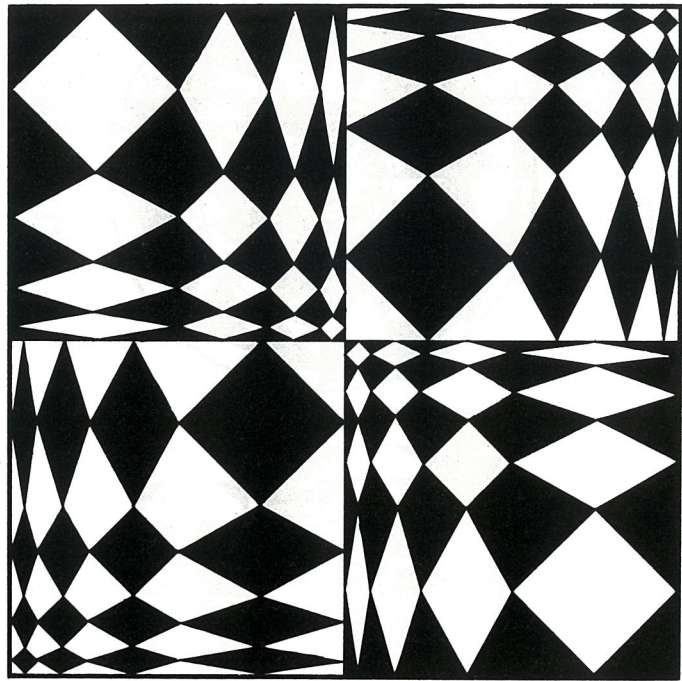
節奏與韻律，兩者有其密切的內在聯系，節奏是韻律的基礎，韻律是節奏基礎上的內容與個性的體現。沒有節奏就沒有韻律，而節奏又包含着一定的韻律因素。節奏美是條理性、重複性、連續性的圖案形式的表現，而韻律美則是一種有秩序的變化，有變化的完美重複，在內容上注入了思想感情於節奏之中，是節奏美的藝術深化。節奏與韻律是相輔相成不可分割的兩個部份。

裝飾圖案中的節奏與韻律，常常產生於構成裝飾圖案的基本綫形、基本形象、基本單位和色彩在重複中有秩序的精細安排。常用的表現方法有漸變、波動、交錯、迴旋、發射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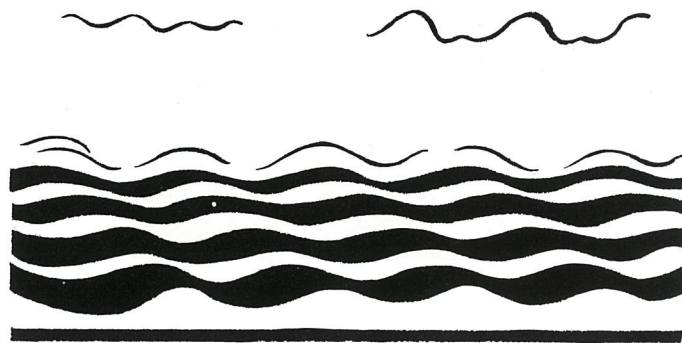
節奏與韻律的形式法則，在藝術上的研究與運用，不是人們的憑空想像，而是現實生活、客觀事物對人們的啟示，也是人們的一種天性，人們從生下來那一天起，就生活在充滿節奏韻律運動的地球上，走路步行就是最初的節奏與反復的運動。所以有“節奏始於步行”、“節奏始於反復”的說法。為了生存生活，人們每天都從事着各種勞動。但他們都必須依着一定的節奏去勞動，才

## 試析戰國漆器的圖案形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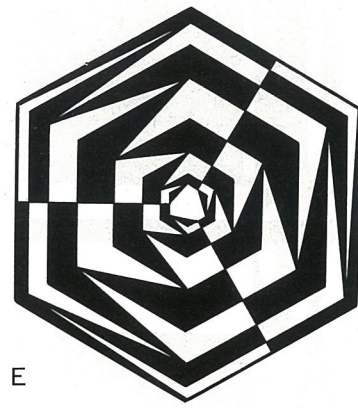
陶世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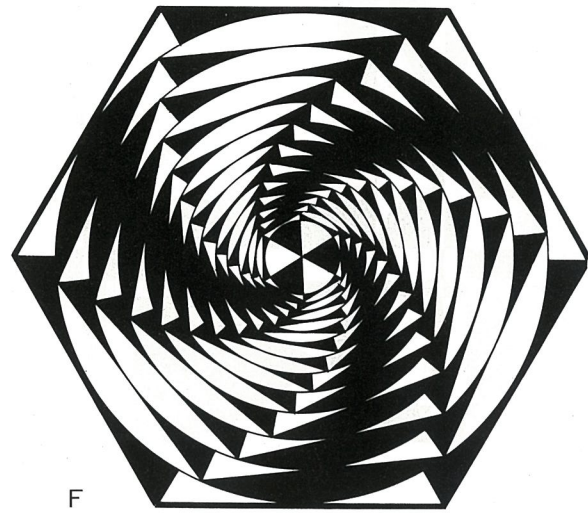
C



D



E



F

能保持身體的平衡。從而體驗到有節奏的勞動，給人以美感和快感，從而體驗到有節奏的勞動，可以持久，能提高勞動生產率。一個人的體力是有限的，有些勞動必須集體進行。在集體勞動中，必須整齊步伐，這就產生了有節奏的呼唱，以統一大家的行動。這種有節奏的勞動動態加工發展成爲各種舞蹈；這種有節奏的呼唱發展提煉爲既有強弱快慢，又有高低變換，輕快昂揚、抑揚頓挫的音樂和詩歌。其實天體運行、四季更替、花開花落、春播秋收、車輪飛轉、三餐一宿、行止作息、心跳呼吸等，這些終年呈現於人們面前的物質運動，何嘗又不是節奏與韻律的表現。所以，節奏與韻律是宇宙間普遍存在的美感形式。它無時無刻不在豐富着人們的美感體驗，它必然反映到音樂、圖案、舞蹈、建築、繪畫、雕塑等各個藝術領域中來，成爲共同的形式規律。

節奏與韻律的研究和體現首推音樂。圖案作爲高度概括現實世界並充分體現人們美感意識的美術門類，要特別注意節奏美、韻律美的追求，是義不容辭的。事實上不僅音樂可以表現強烈的節奏和優美的韻律，一切造型藝術運用綫條的曲直往復，色彩的冷暖進退，形象的大小疏密和比例秩序，都可以形成視覺瀏覽的遲速強弱、往轉迴旋的反映，構成節奏美與韻律美。所以有人說：“一切藝術傾向於音樂”。還有人對美術。圖案能體現節奏與韻律

說：“美術是有形的音樂，音樂是無形的美術”。德國偉大詩人歌德稱讚好的建築是：“凝固的音樂”。這些讚美都是很有道理的。

中國傳統繪畫也很注意節奏、韻律和思想感情在作品中的體現，並達到了很高的境界。所以，北宋張舜民在《跋百詩畫》中說：“詩是無形畫，畫是有行詩”。蘇東坡則稱王維是“詩中有畫，畫中有詩”。而吳道子和曹仲達的筆法則稱爲：“吳帶當風”，“曹衣出水”。這些讚頌說明佔據一定空間的繪畫、圖案藝術和音樂一樣，能夠運用千變萬化的綫、形、色表現節奏美和韻律美，喚起人們在思想情感上產生某種合乎律動的美感。

大海里波濤洶湧的壯觀，湖泊中微風蕩漾的美況，遼闊草原上奔馳的駿馬、羊羣，隨風翻滾的金色麥浪和山巔挺拔的青松等自然景物無不包含着內在的節奏美與韻律美。而起伏大的折綫、弧綫的恰當組合，會使人感到動蕩昂揚，弧度細小而柔和的波綫、曲綫，又會使人感到優美輕快……。圖案藝術完全可以運用自己的形象語言，運用綫、形、色的巧妙配置，去反映蘊藏於現實生活中的節奏美和韻律美，並賦之以一定的思想感情和審美情趣，以滿足人們的審美需求。這是圖案藝術應該追求而且能夠做到的。

把戰國、秦漢至明清的漆器圖案作一比較，大都認爲：戰國、漢代的漆器圖案最美，尤其是戰國漆器，它不僅在考古學、工藝美術史，而且在繪畫史、美學等方面都具有重要研究意義。

戰國漆器圖案紋樣在題材方面有反映當時社會生活的車馬、狩獵、舞女；有反映神話故事題材的如信陽出土的彩繪漆瑟，以及在圖案紋樣中神人、神虎、龍、鳳等。其中也夾有大量的雲紋、幾何紋以及少量的星象紋、花葉紋等。戰國漆器藝術家們運用這些題材組織的圖案在構圖、紋樣、色彩三方面，達到了完美的境界，獲得了極高的藝術成就；充滿了生命的活力和浪漫的情調，形成了流暢奔放、飛舞生動、工細嚴謹、典雅富麗、明快大方的藝術風格，它像古代樂曲，以它優美的節奏和韻律扣人心弦，給人以極高的藝術享受。本文現對部分戰國漆器圖案紋樣的形式美，即構圖、紋樣（造型）、色彩三方面作了些嘗試性的探索，現分別述之。

### 一、圖案紋樣構圖美

戰國漆器圖案紋樣在構圖上，圖案的對比統一規律運用極好，主要體現在古代太極圖形在圖案結構中的巧妙運用。所謂太極圖形，即是在一個圓形中，用一根相反相成的“S”形綫（民間叫陰陽綫），通過圓心把整個圓等分地劃成相對的兩個面，“一陰一陽爲太極”就是這個意思。這根S形綫繞着圓心，回旋不絕，形成虛實相生、左右相顧、前後相隨的核心運動。太極圖形在哲理上反映了宇宙間萬物的對立統一規律，在形象上則反映了圖案的對比統一規律。戰國漆器圖案紋樣多爲圓形或橢圓形，而圖案的基本結構則多爲S形，有以一個S形爲基本結構的，如長沙左家公山十五號墓出土的漆羽觴的圖案有以兩個S形並列構成，如長沙出土戰國銀扣盤中心花紋，有的是兩個S形相呼應，如長沙出土戰國雙鳳紋漆盤；有的是兩個S形交叉構成，如雲夢睡虎地出土的漆盤；有的是三個S形組成，如長沙出土戰國彩繪雲紋漆盤的中心紋樣，長沙出土戰國彩鳳紋漆盤中心紋樣。更巧妙的是雲夢睡虎地秦墓出土的戰國晚期漆器中的漆樽頂蓋花紋的基本結構，好像是三個S形交叉重疊，又好像是三個勾圈の構成，又可看成是一個S形和一個勾圈構成，這使我想起了民間流行的二魚共目的圖案和敦煌壁畫中的三兔共耳圖案。由此看來，戰國漆器圖案對後代圖案的巧妙運用是有影響的。此外，還有兩個S形在適合圖案中以折綫形反向交叉構成兩個菱形，如信陽出土戰國木彫花幾案的圖案，這種雙菱形既均齊又恒動。還有長沙出土戰國漆耳杯，其中有以星象構成圖案者，它的中心紋樣構圖是類似

丁字形的兩個星座相反相成，這也是對比統一規律的體現。在戰國漆器適合紋樣中，以及上面所舉圖例中也可看出，大多數是以二個或三個同樣的母題紋樣構成圖案，這種二或三的構圖區分是我國古代和民間圖案常採用的構圖區間，“二”在這裏是一個偶數，是一反一正、一陰一陽的對立統一的偶數，是民間圖案“喜相逢”的偶數；“三”是代表“多”的意思，是古代象形文字如三人代表衆（衆），三◎代表晶（晶）之意，這種二或三的構圖區分與具體紋樣結合，就具有強烈的生命力和審美趣味，給人以歡樂、吉祥、美滿的感覺。爲甚麼呢？我認爲：我國人民幾千年來的絕大多數的民族民間的工藝品，他們總是想把自己的願望和理想，如光明、幸福、美滿、吉祥、長壽等和具有審美價值的裝飾圖案結合起來，這也可能是一種傳統習慣吧！

在戰國漆器的連續圖案基本結構中，也同樣運用了太極圖形的基本原理，其構圖也多種多樣，甚爲巧妙，最普遍的是一個S形連續。如長沙出土的戰國彩繪銀扣盒蓋的邊緣紋樣，信陽出土戰國木彫花幾案之邊緣紋樣也是S形的連續。再一種是兩個呈折綫的S形正反交疊構成，這種基本構圖，民間叫一整二破式，在漆器連續圖案中較多。如戰國彩繪三鳳紋漆盤的邊緣紋樣、輝縣出土戰國彩繪棺板紋樣狩獵圖的鳳紋帶狀紋樣、長沙出土戰國漆柄下層四方連續紋樣、這些連續圖案構圖，結合了具體形象，體現了節奏美、韻律美。特別值得學習的是狩獵紋，整個圖案布局：在三個帶規則的風紋圖案構成的兩個空間，以不規則的散點形式構成狩獵圖，獵人、獵犬、野獸、老人、猴子、鳳、鶴等，非常生動地活躍在帶狀“舞台”上，這是規則與不規則的對立統一。

### 二、紋樣造型美

從戰國漆器圖案裝飾紋樣的造型來看，秀美生動，表現手法多種多樣。

1. 裝飾形象塑造在“似與不似”之間。漆器藝術家們把多變的、難以捉摸的風、雲、水、火使其定形化，具象的人物、禽獸使其意象化，抽象的善、惡、神、鬼使其具象化。前面列舉之雲紋、鳥獸紋等，說它似，就是具有生活中那些物象的形象形態的主要特徵，如雲的漫卷、水的流動，鳥的頭、身、翅、尾和它活潑的姿態。說它不似，就是古代藝術家們把形象作了更多的概括、綜合、使之神化（實質是理想化），有的則成了抽象的幾何形，使之更符合設計的需要。這種似與不似，正是適合當時社會需要取材於神話故事和人們把幸福寄托於神的賜予，雖然狩獵圖、舞女圖等紋樣取材於現實生活，形象較寫實，但也進行了高度的